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自序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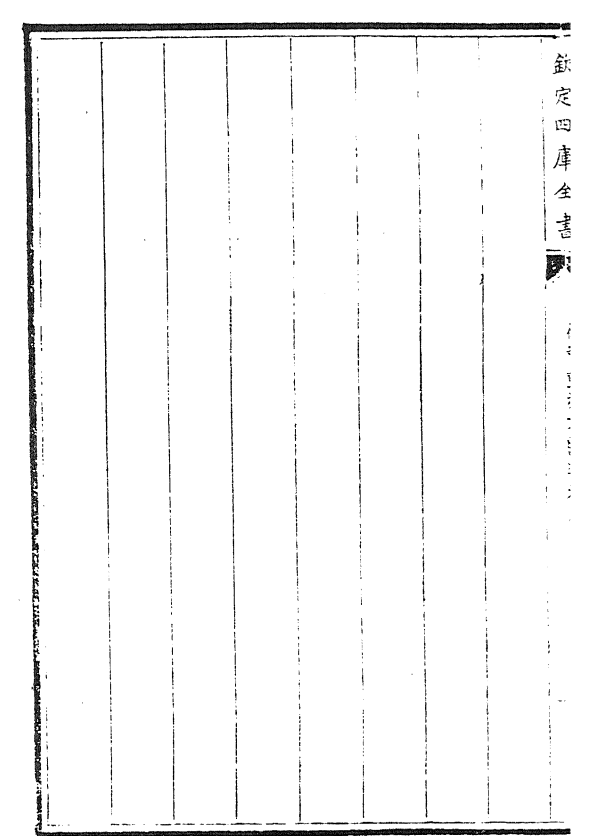
朕允儒臣之請校刋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獻通考付剞劂是書曽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内頋簡帙繁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仿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刋訂益於是家有其書矣朕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

之書其孜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倫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為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誠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革因時以制宜理得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據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治

道豈淺鮮也哉是為序

乾隆戊辰冬十二月



奉

旨開列校刻文獻通考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左侍郎臣德齡

兵部左侍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提調

翰林院編修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陞禮部右侍郎臣齊召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程景伊

左春坊左諭德臣羅源漢

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臣程恂

左春坊左贊善臣沈慰祖

翰林院編修臣王検

翰林院編修臣儲麟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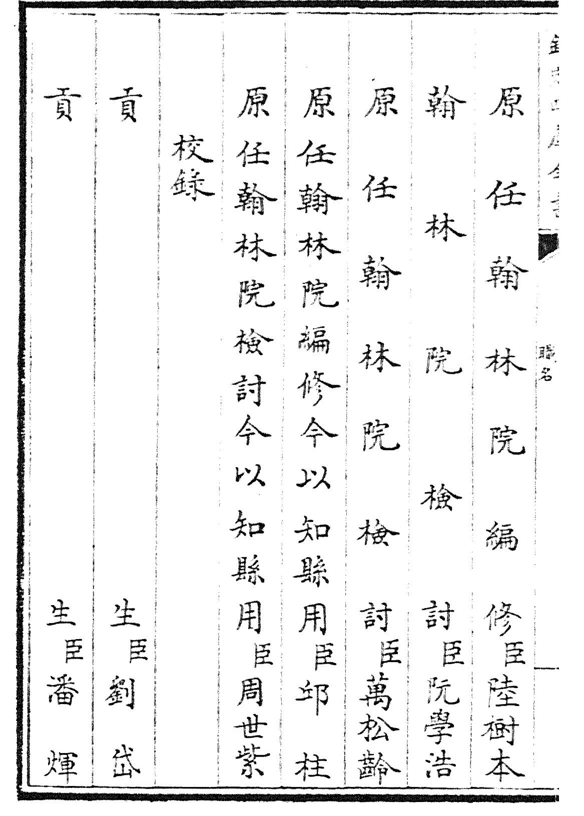
翰林院編修臣楊述曾

翰林院編修臣史貽謨

翰林院編修臣鄭虎文

翰林院編修臣李清時

翰林院編修臣李友棠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陸樹本

翰林院檢討臣阮學浩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以知縣用臣邱　柱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以知縣用臣周世紫

校錄

貢生臣劉　岱

貢生臣潘　煇

貢生臣謝霖

貢生臣李泓

貢生臣申居鄖

貢生臣杜桂

貢生臣盧殿人

貢生臣楊志梁

貢生臣葉廷推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　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五次臣永　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　泰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　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　保
監造加二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文獻通考抄白

皇帝聖旨裏饒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史周仁榮承行劄付近據本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闗欽奉聖旨節該行法籙有本事的好人教尋訪將來者今訪至本路竊見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識當時之體要以所見聞著成一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

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解到繕寫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計六十八冊得此送據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傳授移准中書省咨來咨饒州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闕樂平州儒人馬端臨著成書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治國安民可謂濟世之儒令人繕寫成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得此行據本路繕寫完備計

六十八冊校勘無差本省今將文獻通考隨此發去洛
請照驗准此送據禮部呈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
所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
浩汗該博殫極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學如蒙准呈移
洛本省於贍學錢糧內刻板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洛請依上刊印施行准此省府仰照驗依上施行
仍委自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真楷謄寫就令
馬端臨校勘無差於本路聚管贍學錢糧內計料合用

紙板工價兩平顧買刋印具依准申省奉此照得近承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節該王真人根底
與五箇鋪馬教直南田地裏名山去處尋訪行法籙有
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處官司依着在先世祖皇帝時
分起發好人的體例與氣力起發上來欽此除欽遵外
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闞尋
訪至饒州路據本路儒學狀申准本路楊教授闞訣竊
見本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

昨蒙都省咨發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見類各路儒學教授選內即目閑居聽除本儒行履端純詞章雅麗家傳鼎鼐之譜幼繙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世之體要以所見聞著為成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戸口征役之屬凡於治道有關者無不彪分彚列井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其書本儒用心二十

餘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將所定序目一本繳連
前去叅為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為鏤
板以廣其傳非惟不負本儒平生所學抑且於世教有
所補益關請施行准此行據本路儒學申令儒人馬端
臨謄寫到所譔文獻通考序目一樣三本裝褙完備内
將二本繳申省府并集賢院照詳外將一本關發弘文
輔道粹德真人收管又准關文該於江浙行省計禀得
上項文集已行劄付貴路謄寫成帙解省去訖關請將

文獻通考謄寫成帙校勘無差裝褙發來呈院准此行
下儒學依上謄寫呈解延祐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
府劄付繕寫成帙校勘無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
同知竇承直提調禮請馬端臨繕寫到文獻通考三百
四十八卷幷序目共計六十八冊校正無誤裝褙完備
本路具解差人齎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
路元解文獻通考六十八冊雖奉省府劄付咨發都省
轉發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用志

良勤有益後學令本路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謄寫刋印别不見發元解校勘過的本文籍為此總府除已關請總管段通議依奉省府劄付所行提調外合下仰照驗速為差委有俸人員禮請馬端臨親齎所著文獻通考的本文籍赴路謄寫校勘刋印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樂平州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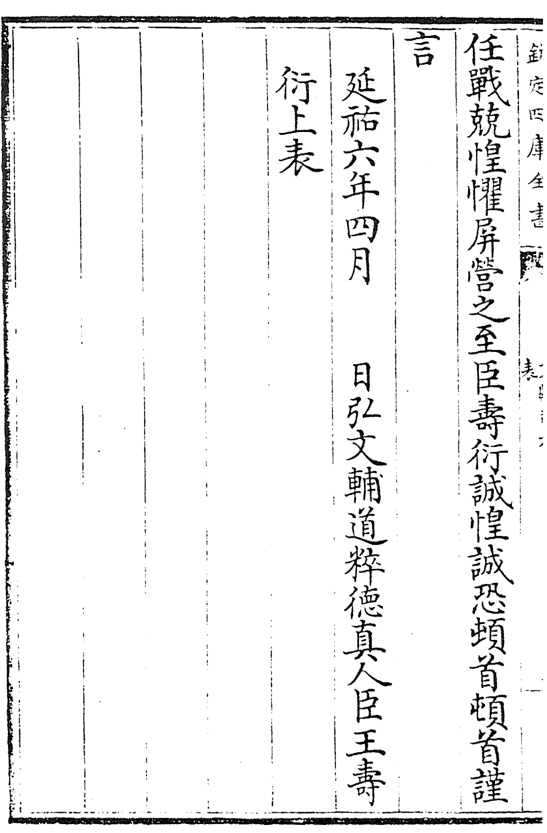
至治二年六月　日

進文獻通考表

臣壽衍言臣於延祐四年七月恭奉聖旨給賜驛傳令臣壽衍尋訪道行之士者臣竊謂野有遺賢非弓旌而莫致朝能信道必簡册之是稽爰竭愚衷用干聖聽欽惟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待人一視同仁若神堯之御下九功惟敘體大禹之協中陰陽順而風雨時禮樂興而刑罰中是皆陛下本乎清淨臻茲太平下至飛潛

動植之微均被鼓舞甄陶之化使指所及雖芻蕘之言必詢人才之難由杞梓之朽弗棄是以采儒流之著述庶幾益聖主之謀猷臣伏覩饒州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乃故宋丞相廷鸞之子嘗著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為出入杜書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寧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闕其二十四類類各有考一曰田賦二曰錢幣三曰戶

口四曰職役五曰征榷六曰市糴七曰土貢八曰國用九曰選舉十曰學校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郊社十三曰宗廟十四曰王禮十五曰樂十六曰兵十七曰刑十八曰經籍十九曰帝系二十曰封建二十一曰象緯二十二曰物異二十三曰輿地二十四曰四裔其議論則本諸經史而可據其制度則會之典禮而可行思惟所作之勤勞恐致斯文之隱沒謹謄書於楮墨遠進達於蓬萊韋垂乙夜之觀快覩五星之聚臣壽衍冒犯天威無



任戰兢惶懼屏營之至臣壽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延祐六年四月　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臣王壽

衍上表

文獻通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

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

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温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

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

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

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説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

索摭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甞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彚别曰田賦曰錢幣曰戸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傚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

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歴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

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

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

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

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

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

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

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

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

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黄

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

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

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

矣舉方尺腐敗之劵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鼔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戸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

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强民寡則其國弱盖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户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

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秖以身為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

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宮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

酤征商是也葢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煑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强商賈之

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强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

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

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强配數

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籍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

至於珍禽奇獸衮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名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

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説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戸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内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内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畔

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
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
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
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
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
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
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

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葢將以官之三代之時

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

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

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

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别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

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讜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

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並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

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至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

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勲仕嘗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皆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

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賤

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絶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數内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

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

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葢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葢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

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奥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濶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

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蜡次五祀次藉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

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為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

不須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廵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葢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

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葢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

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宇且陷入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説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

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寳常之議及樂成寳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寳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寳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寳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為議論究律吕於黍之縱横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

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説也作樂考第十五首叙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

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甞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

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謏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盖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竊嘗以為

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畧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

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扑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

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

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

經史而亦多缺畧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玆題品亦可粗

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然自三代

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槩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歴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幷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

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盖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為吳鬻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内為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

非如後世分疆畫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内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盖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盖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

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强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强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葢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葢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

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為

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㝠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

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
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
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
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疎忌骨肉
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捄亂於是封建之
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
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
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畧著之如共工

防風氏以至邶鄘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叙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盖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為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為謀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為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

侯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疎畧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

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

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侍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中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疎畧也

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為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為五行

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説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槩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

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槩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强求證應而罙有所不通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

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亦一爾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謡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豕禍鼠妖

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為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為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為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為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

令以鼠妖青眚各自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堯時禹别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眾多所統眾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

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跡為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碟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罙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

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為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為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蕫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粤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為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為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

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支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䰡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

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濵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絶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劃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

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

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文獻通考自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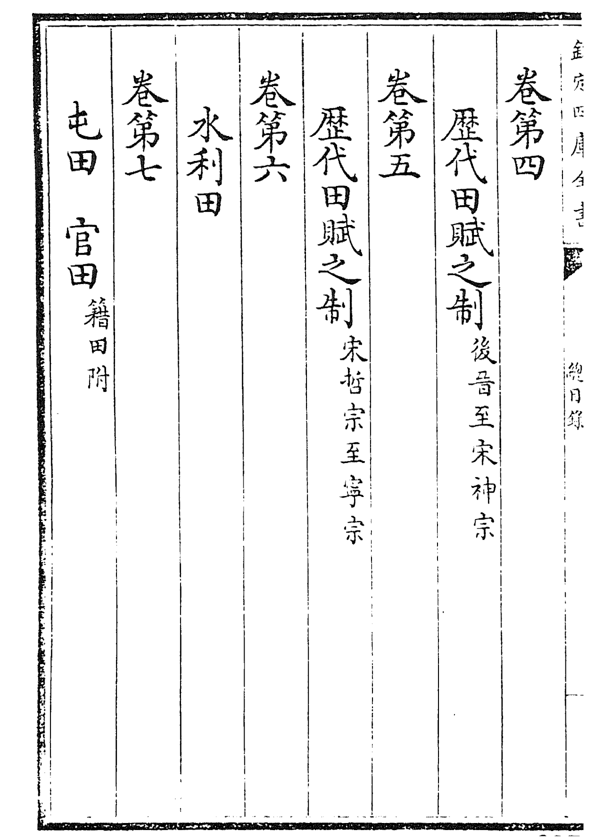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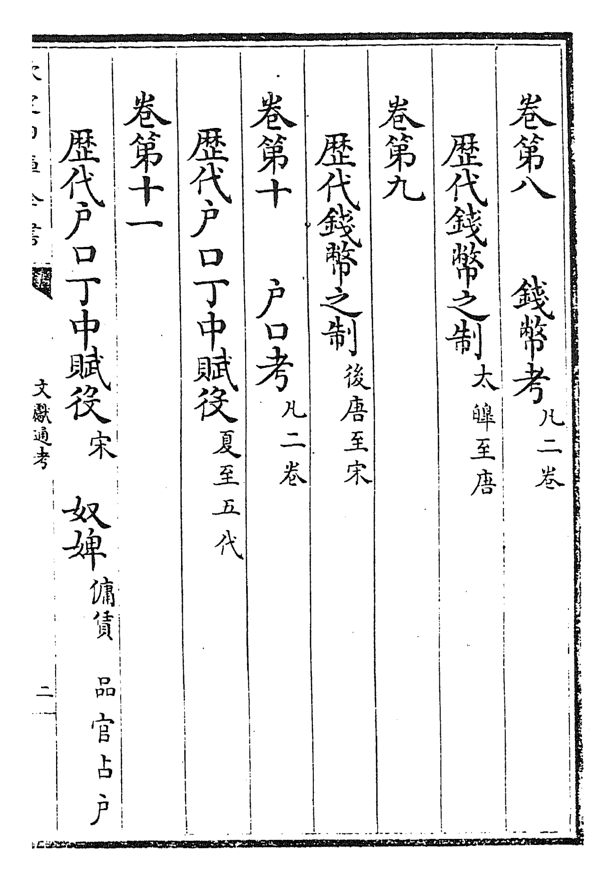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二十 史部

文獻通考總目錄





卷第十二

職役考凡二卷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黄帝至宋神宗

卷第十三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宋哲宗至寧宗　復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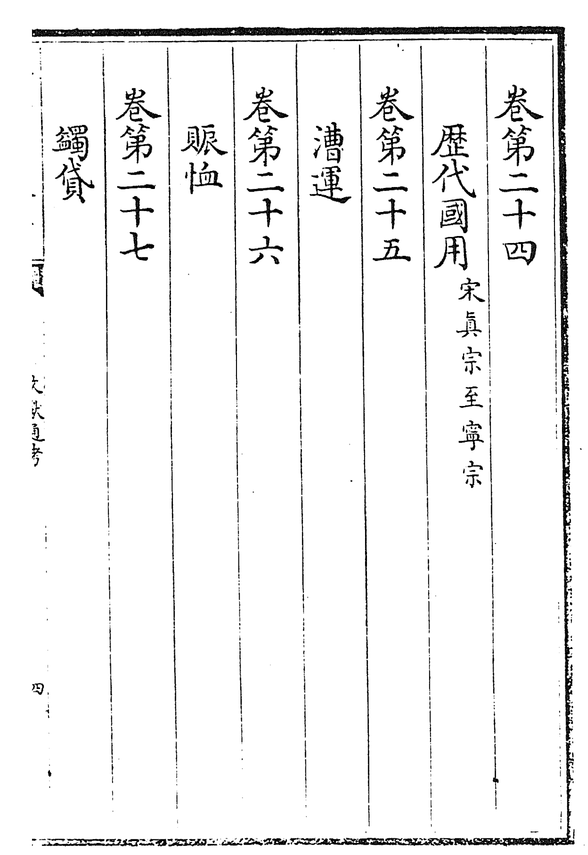
卷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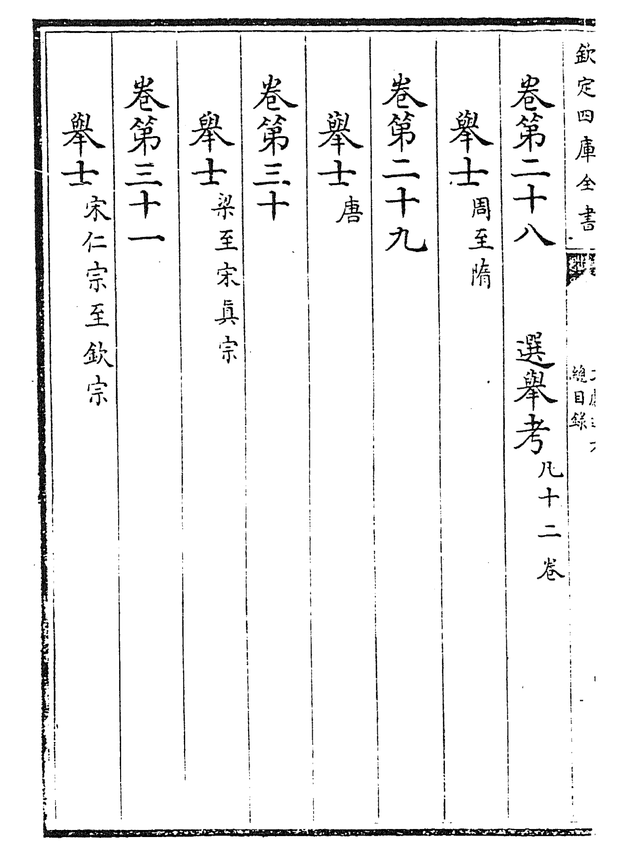
征榷考凡六卷

征商關市

卷第十五

鹽鐵礬　周至宋眞宗





卷第二十八　選舉考凡十二卷

舉士周至隋

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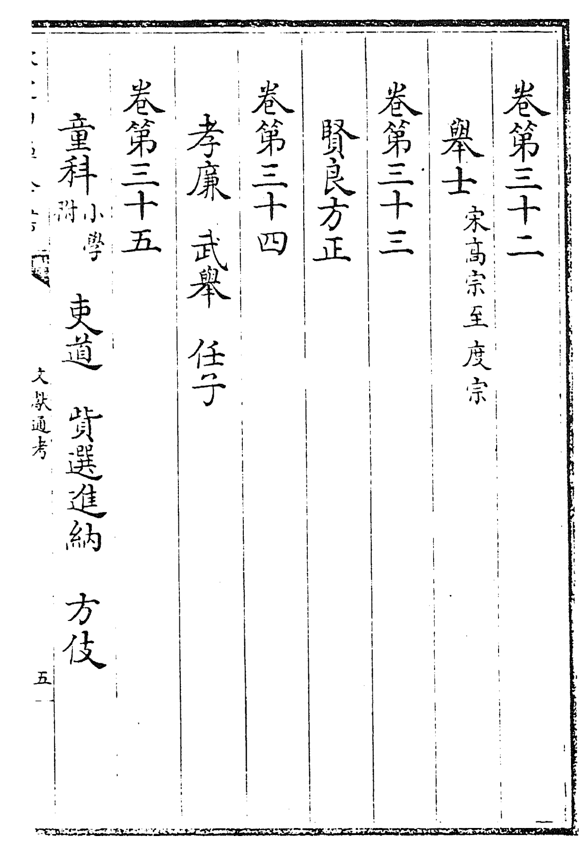
舉士唐

卷第三十

舉士梁至宋真宗

卷第三十一

舉士宋仁宗至欽宗



卷第四十八

三公總序四輔二大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三孤　總叙

三公三師以下官屬

卷第四十九

宰相　宰相屬官

卷第五十

門下省　侍中　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官誥院附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軍器所　文思院

六部監門　主管架閣庫

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端明殿學士 總閣學
士直學士 總待制 龍圖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天
章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寶文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顯謨
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徽猷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敷文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煥章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華文閣 學士
直學士待制 寶謨閣 學士直學士待制 寶章閣 學士直
學士待制 總閣職 集英殿修撰 右文殿修撰
祕閣修撰 直龍圖閣 直天章閣以下附 直祕閣

理卿 少卿 正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監 鴻臚卿 少卿 丞 主

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司農卿 少卿 丞 主簿 上林 署 太倉署 鉤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温泉湯 監 諸屯監 捜粟都尉等官 典農中郎將等

官 籍 田令 太府卿 少卿 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祕書監 少監 丞 郎 校書郎 正字 著 作郎 佐郎 正字 太史局令 丞

卷第五十七

殿中監 少監 丞 尚食 尚藥 尚衣 尚 舍 尚乘 尚輦等局 奉御 直長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 左尚 右尚 織染 掌冶等署 暴室等丞

將

作監少監　丞　主簿　左校　右校甄官　中校等署　東園主章令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學　算學等博

士　武學

宗學附　軍器監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

楫署　河渠署　內侍省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

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

府局

卷第五十八

樞密院　樞密使　宰相兼樞密使　知樞密院

同知樞密院　簽書樞密院同簽書院事　都副承

旨檢詳　編修官　宣徽院　將軍總叙　左右衛并親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軍附　左右神策軍　殿前司　侍衛馬軍司　侍衛步軍司　知閤門事　同知閤門事　閤門宣贊舍人閤門祗候　幹辦皇城司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帶御器械

卷第五十九

大將軍并官屬 都督 元帥 宣撫使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雜號將軍

監軍軍師祭酒理曹掾屬附 三署郎官敘 中郎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四中郎將東西南北 雜中郎將 折衝府果毅別將等附 三都尉奉車騎駙馬奉朝請附 節度使 承宣使 觀察使 防禦使 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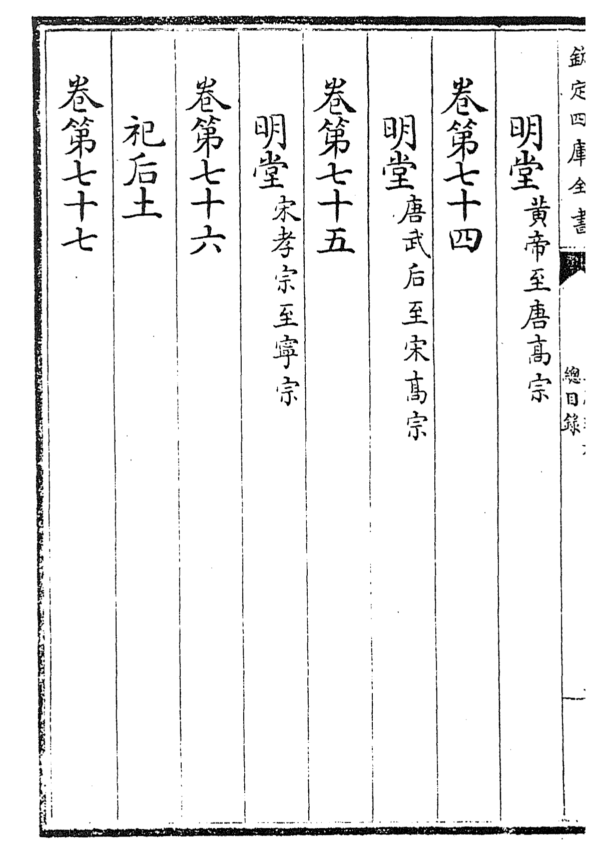
卷第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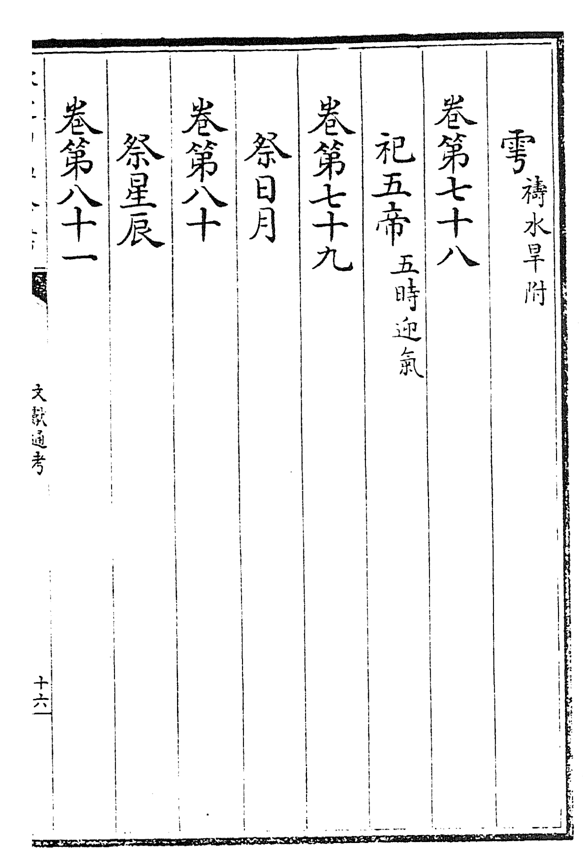
司功　司倉　司兵　司士等參軍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學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司理　縣令　縣丞　主簿
司法　司戶　縣尉　鎮戍關市
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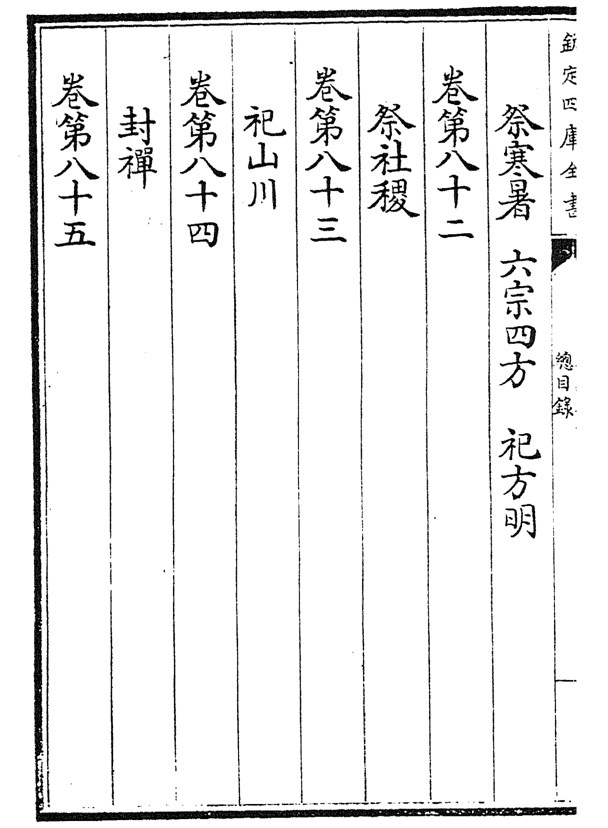
卷第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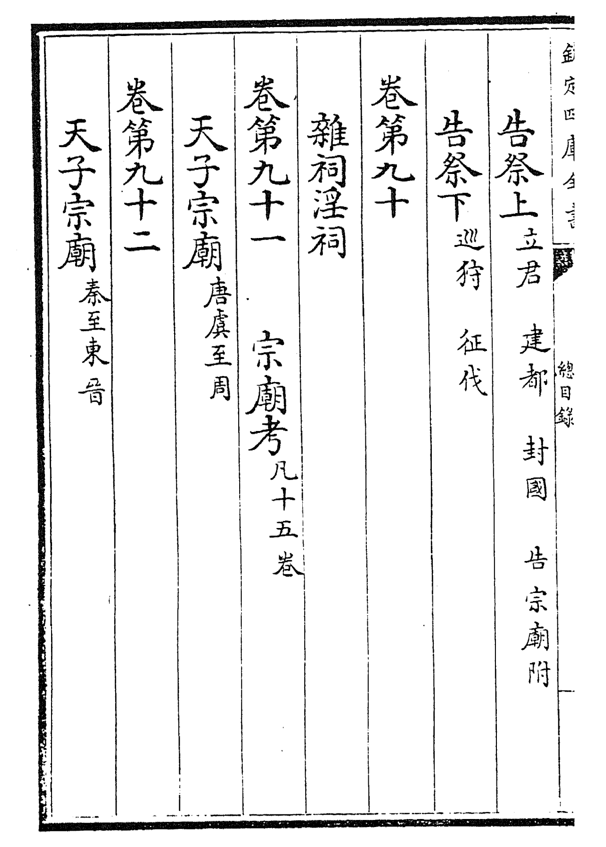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
祿大夫以下　朝議郎以下　武散官　驃騎
將軍　輔國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諸校尉
宋朝武散官新舊階　內侍官新舊階　醫官新
舊階　勳官　功臣　檢校官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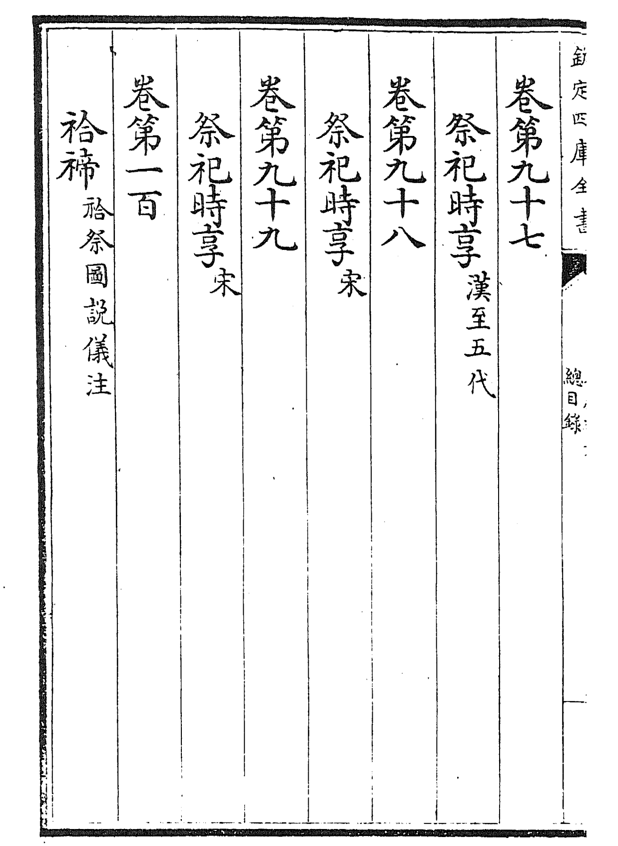
卷第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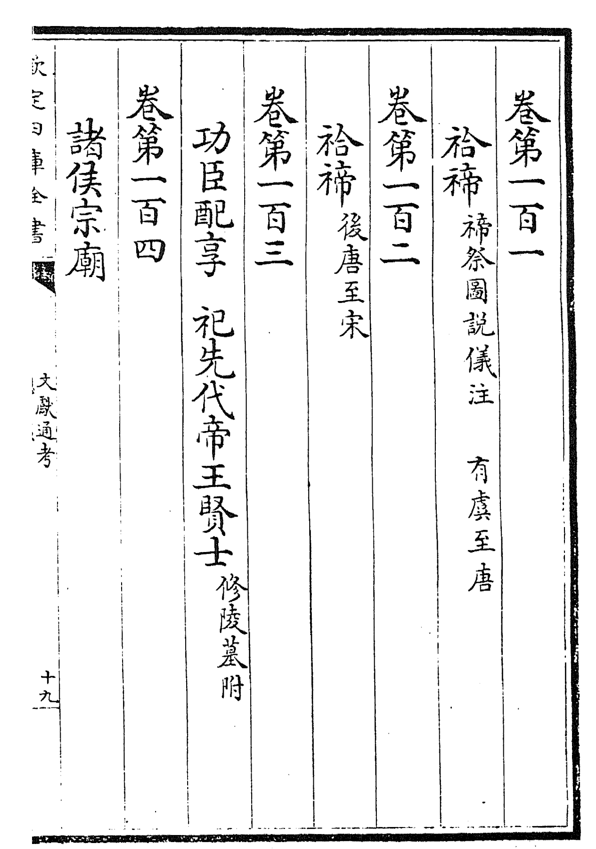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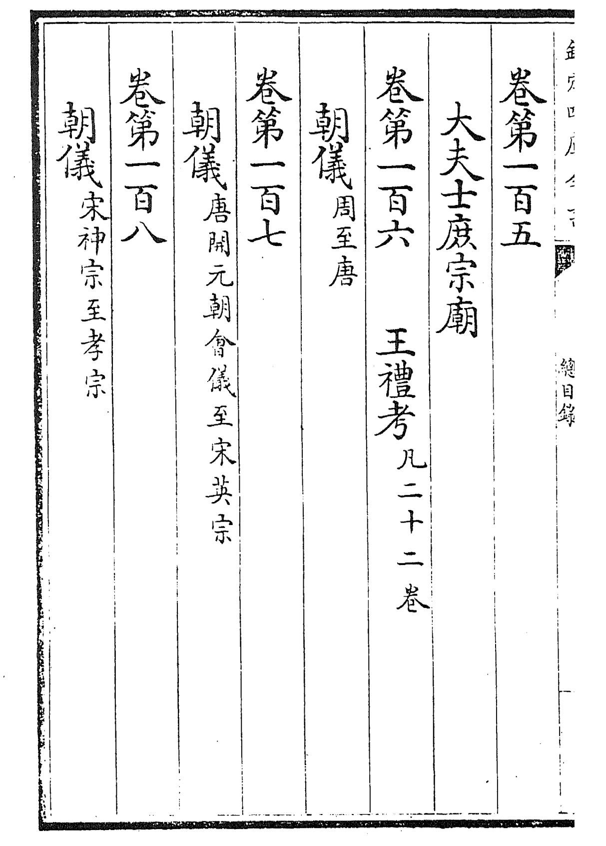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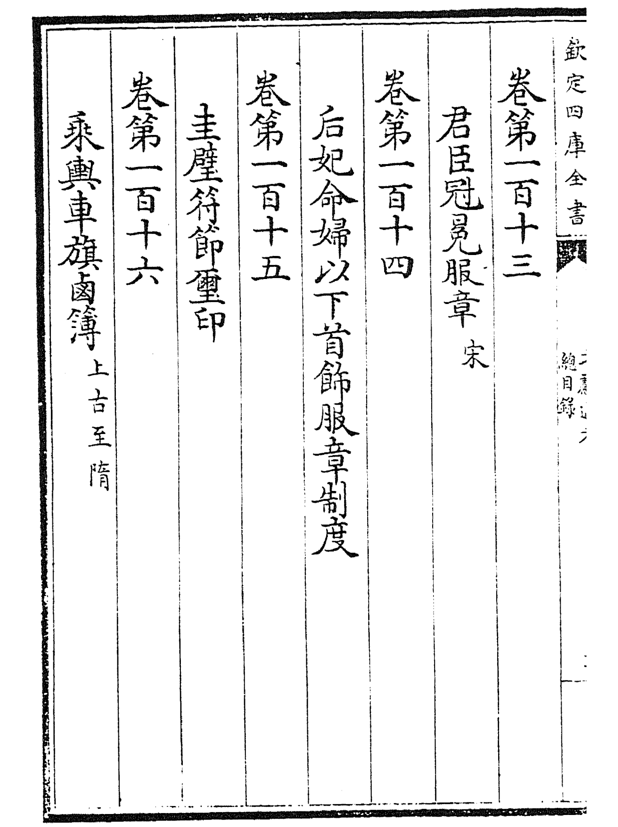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十七

乘輿車旗鹵簿唐至宋

卷第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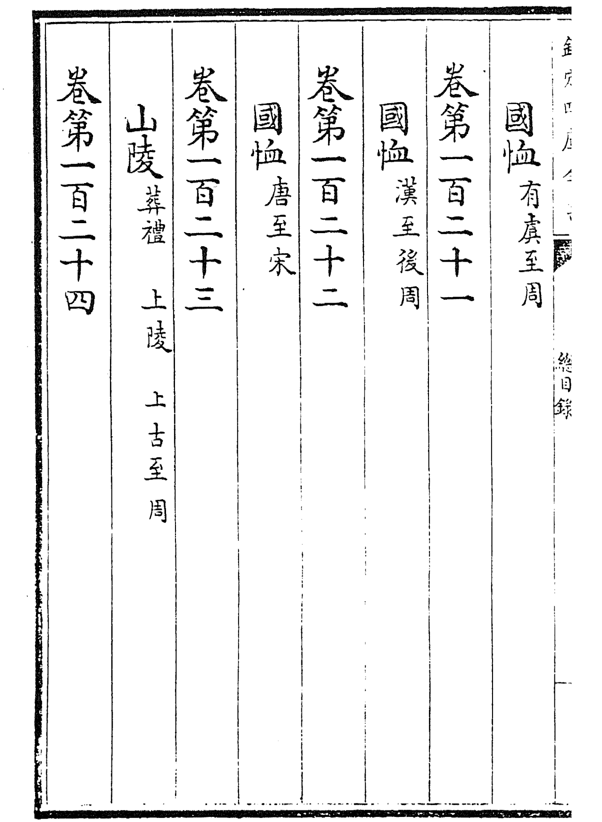
乘輿車旗鹵簿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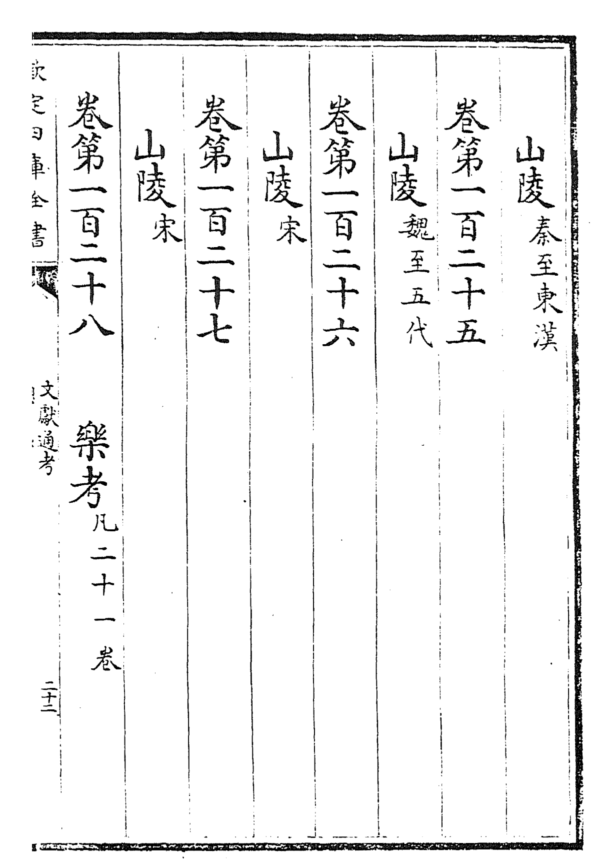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十九

后妃命婦以下車輦鹵簿　皇太子皇子公卿以

下車輦鹵簿

卷第一百二十





山陵秦至東漢

卷第一百二十五

山陵魏至五代

卷第一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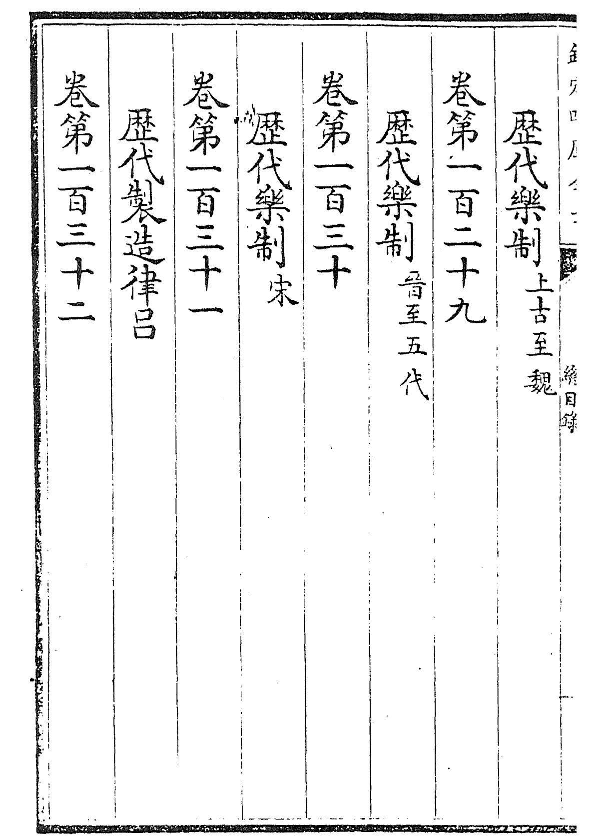
山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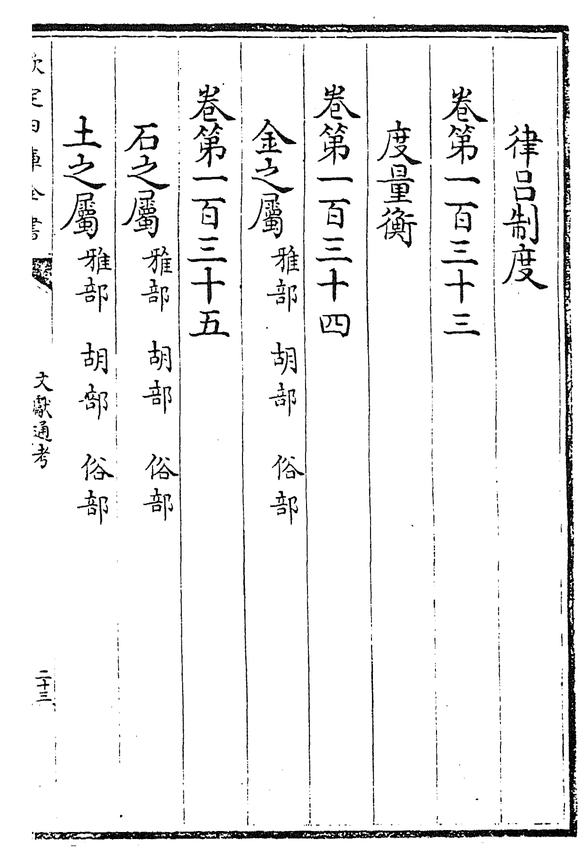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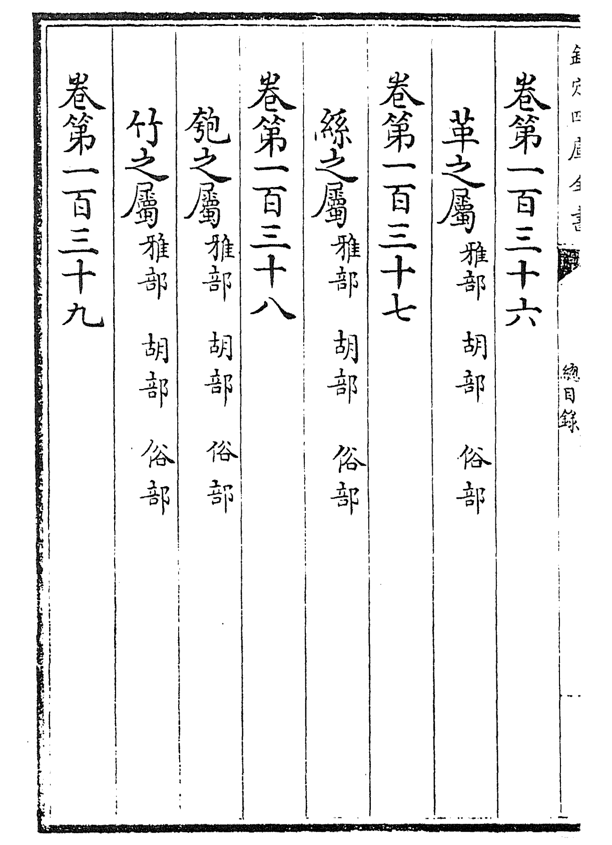
山陵宋

卷第一百二十八

樂考凡二十一卷







卷第一百三十六

革之屬 雅部 胡部 俗部

卷第一百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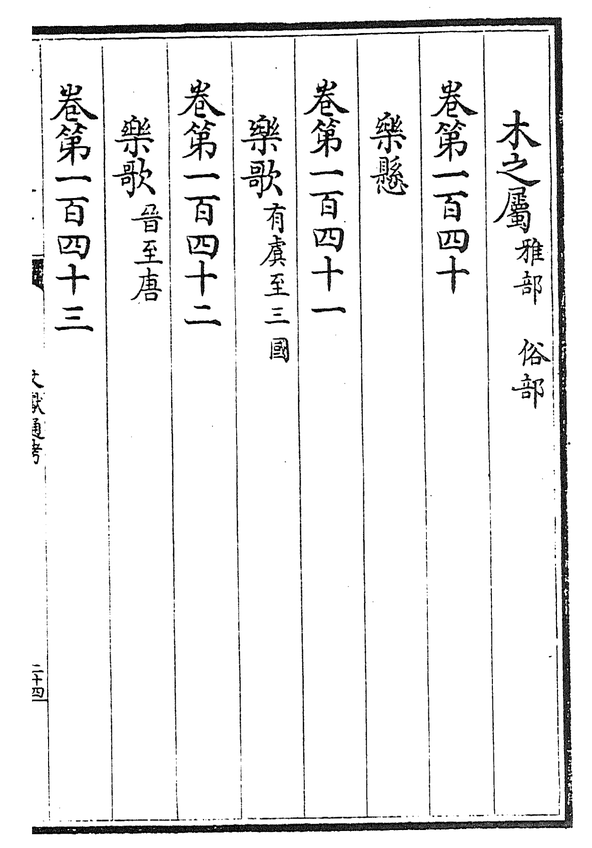
絲之屬 雅部 胡部 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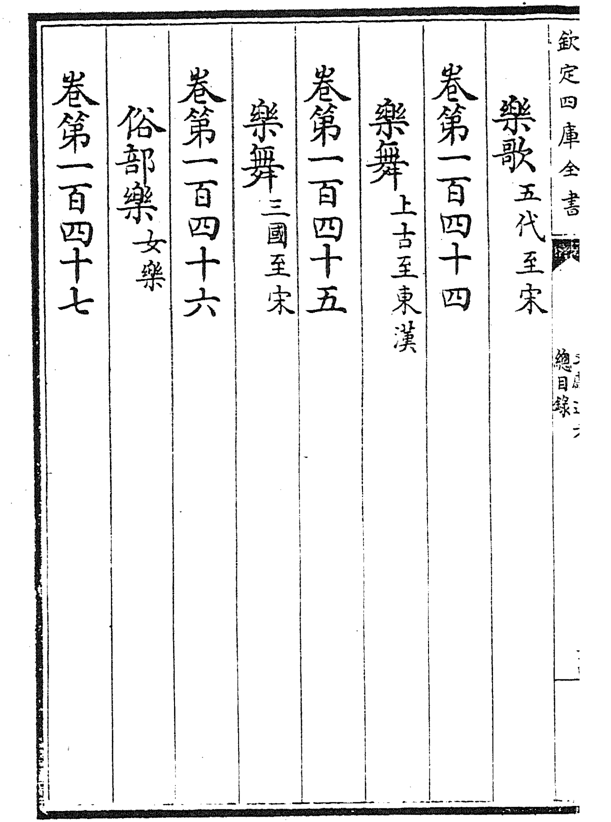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三十八

匏之屬 雅部 胡部 俗部

竹之屬 雅部 胡部 俗部

卷第一百三十九





散樂百戲 鼓吹

卷第一百四十八

夷部樂 徹樂

卷第一百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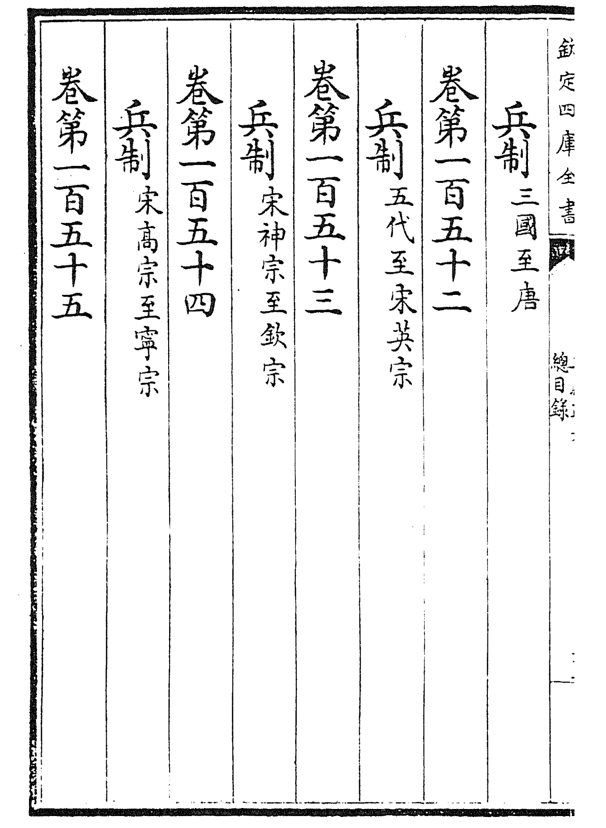
兵考 凡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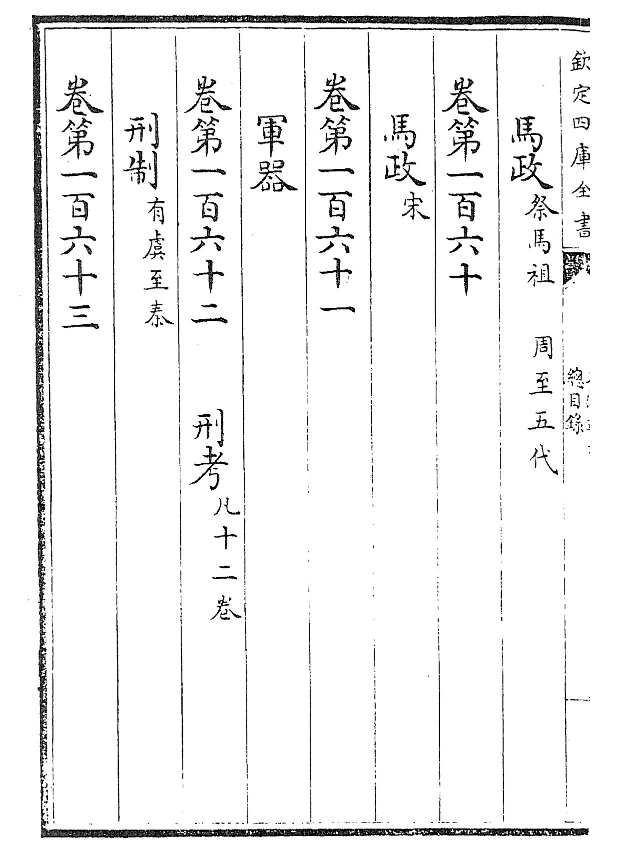
兵制 周至秦

卷第一百五十

兵制 兩漢

卷第一百五十一





馬政祭馬祖　周至五代

卷第一百六十

馬政宋

卷第一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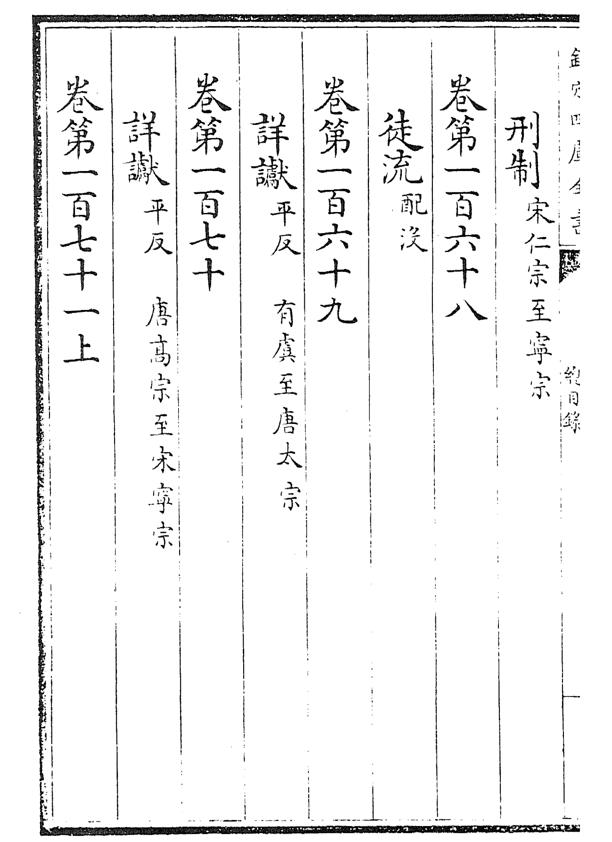
軍器

卷第一百六十二

刑考凡十二卷

刑制有虞至秦

卷第一百六十三



贖刑

卷第一百七十一下

赦宥 寛恤 有虞至東漢

卷第一百七十二

赦宥 魏至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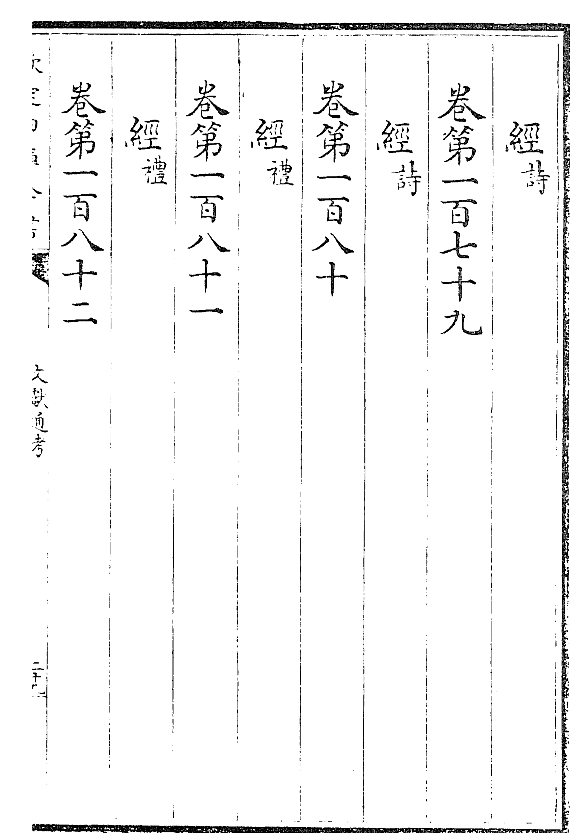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七十三

赦宥 五代至宋

卷第一百七十四

經籍考 凡七十六卷

總敘



經 詩

卷第一百七十九

經 詩

卷第一百八十

經 禮

卷第一百八十一

經 禮

卷第一百八十二

經 春秋

卷第一百八十三

經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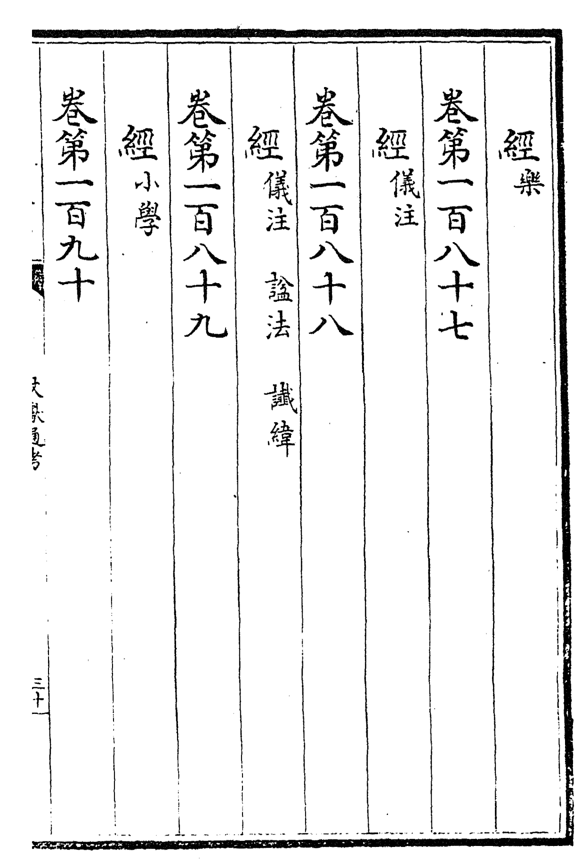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八十四

經 論語 孟子

卷第一百八十五

經 孝經 經解

卷第一百八十六



經樂

卷第一百八十七

經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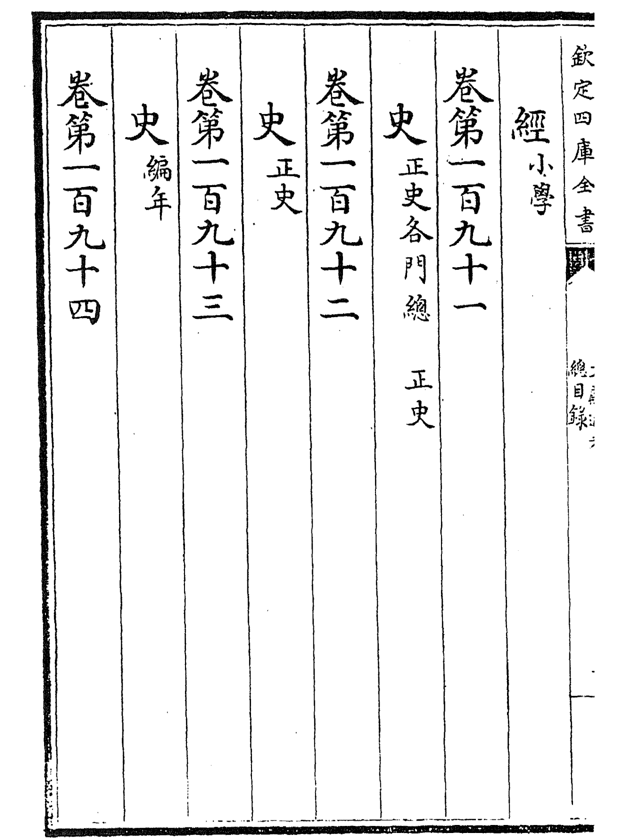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八十八

經儀注　謚法　讖緯

卷第一百八十九

經小學

卷第一百九十



經小學

卷第一百九十一

史正史各門總　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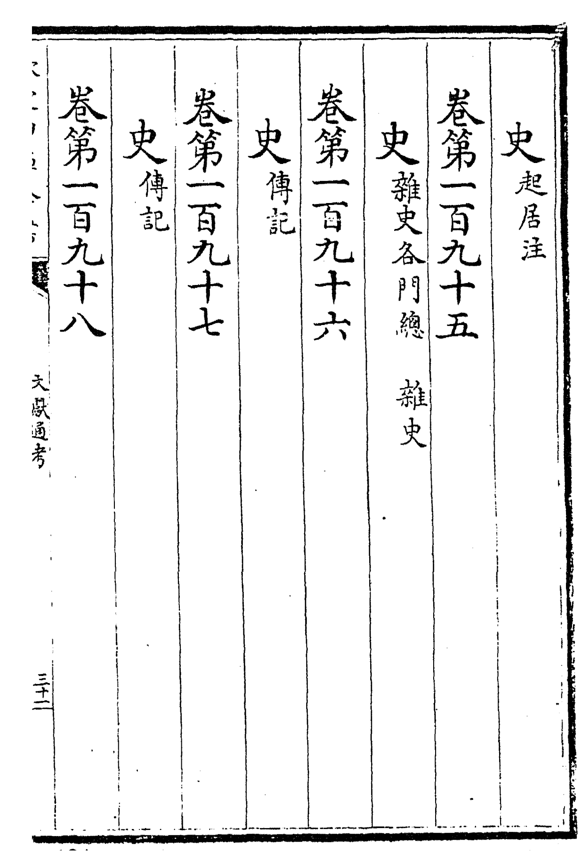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九十二

史正史

卷第一百九十三

史編年

卷第一百九十四



史起居注

卷第一百九十五

史雜史各門總　雜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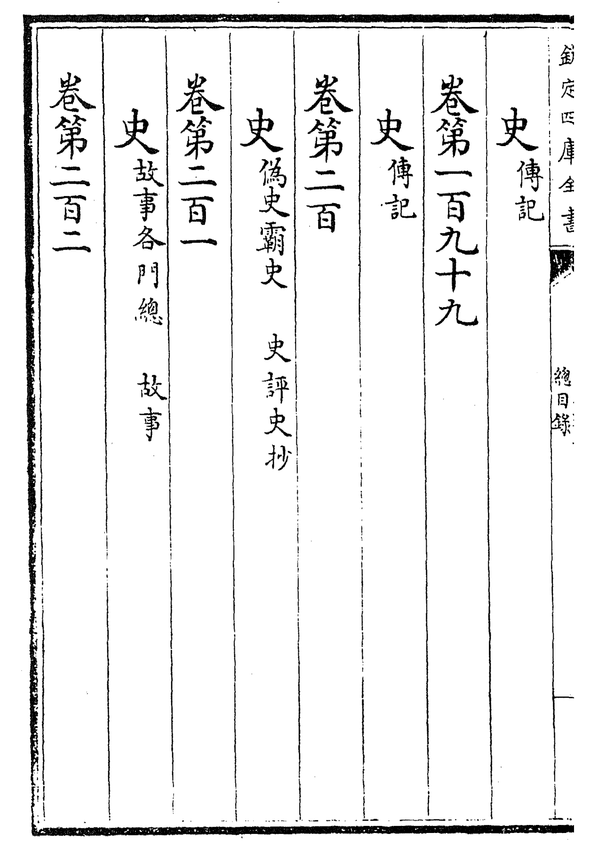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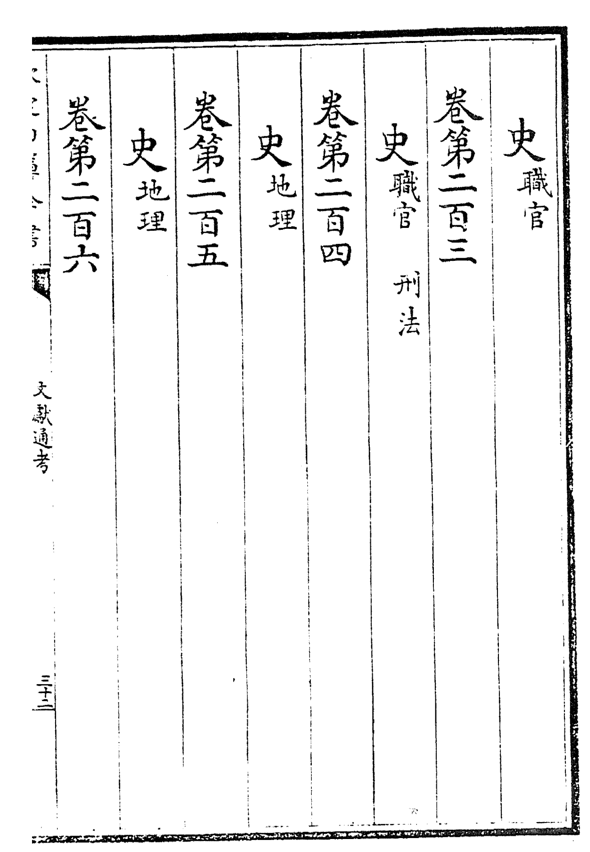
史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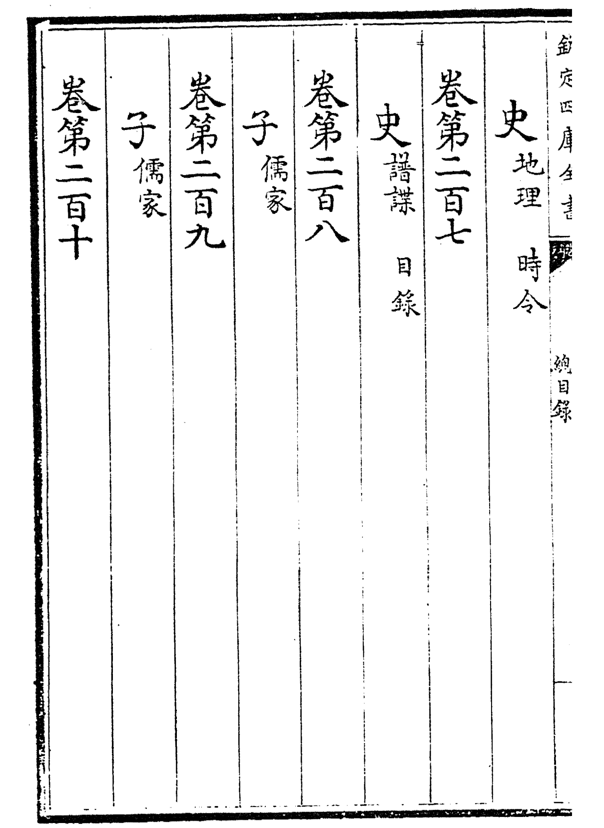
卷第一百九十七

史傳記

卷第一百九十八







子儒家

卷第二百十一

子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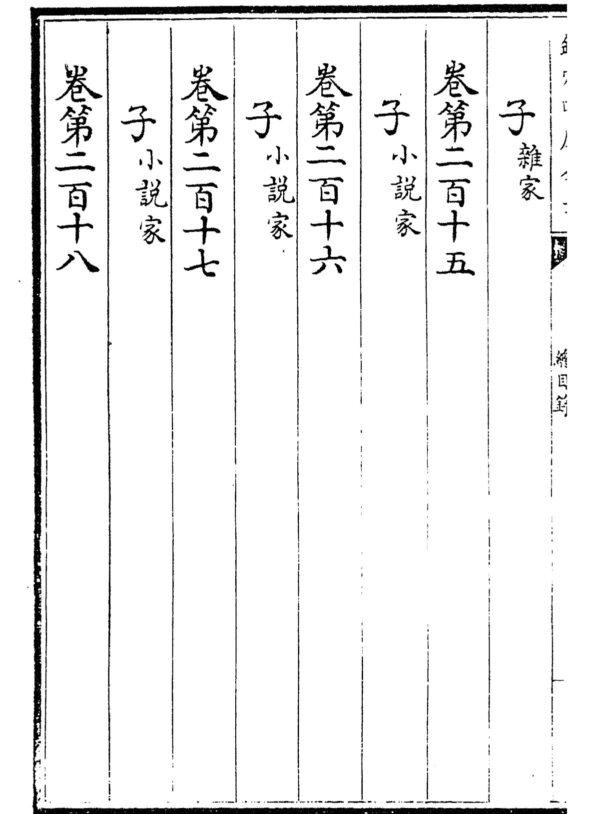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十二

子法家　名家　墨家　從横家

卷第二百十三

子雜家

卷第二百十四



子雜家

卷第二百十五

子小說家

卷第二百十六

子小說家

卷第二百十七

子小說家

卷第二百十八

子農家

卷第二百十九

子陰陽各門總　天文　歷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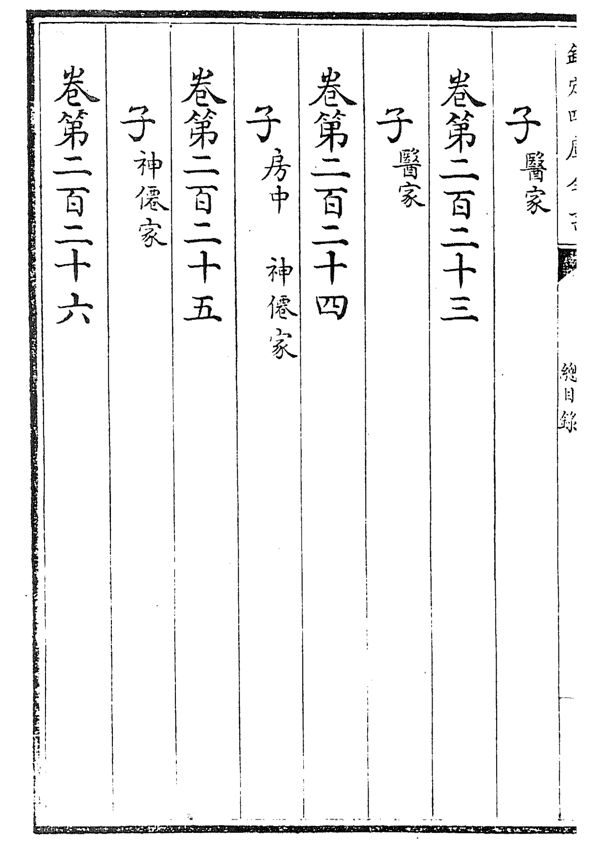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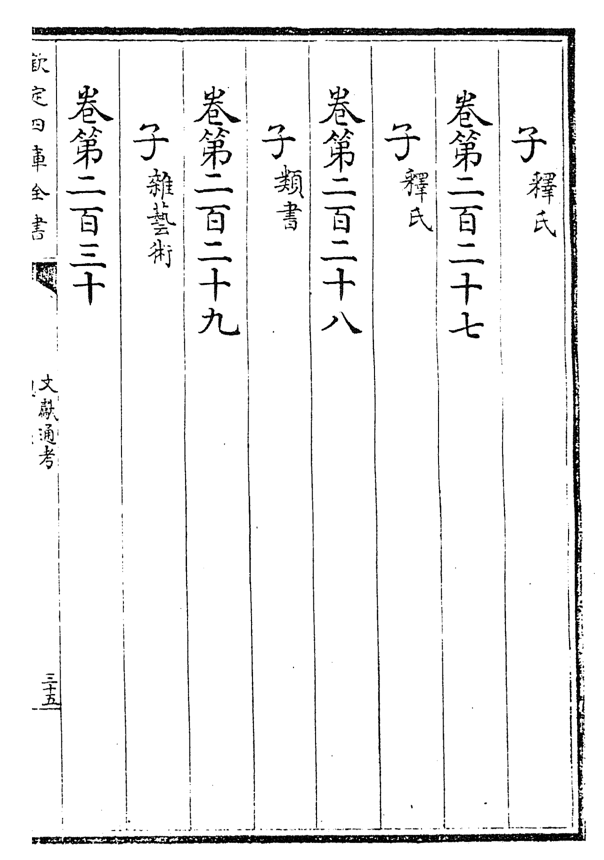
子五行　占筮　形法

卷第二百二十一

子兵書

卷第二百二十二





子釋氏

卷第二百二十七

子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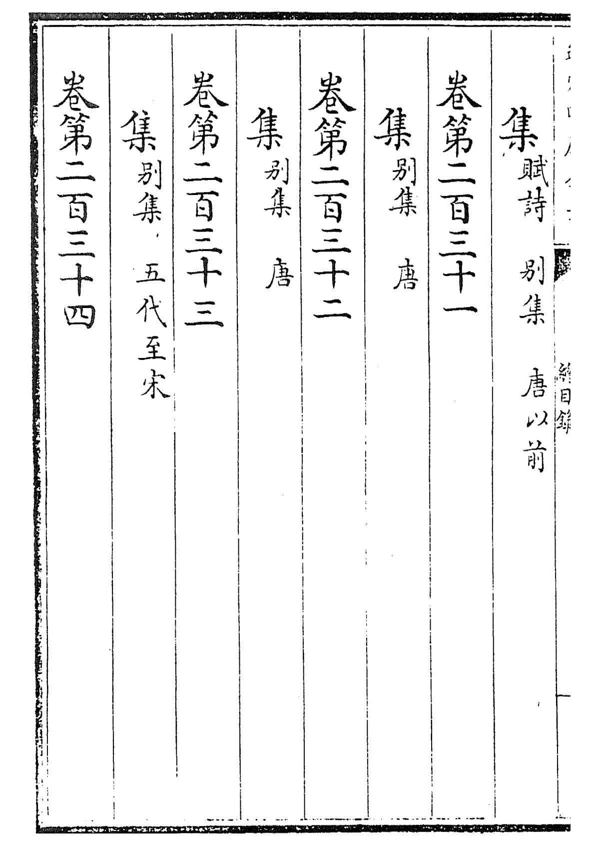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二十八

子類書

卷第二百二十九

子雜藝術

卷第二百三十



集賦詩　別集　唐以前

卷第二百三十一

集別集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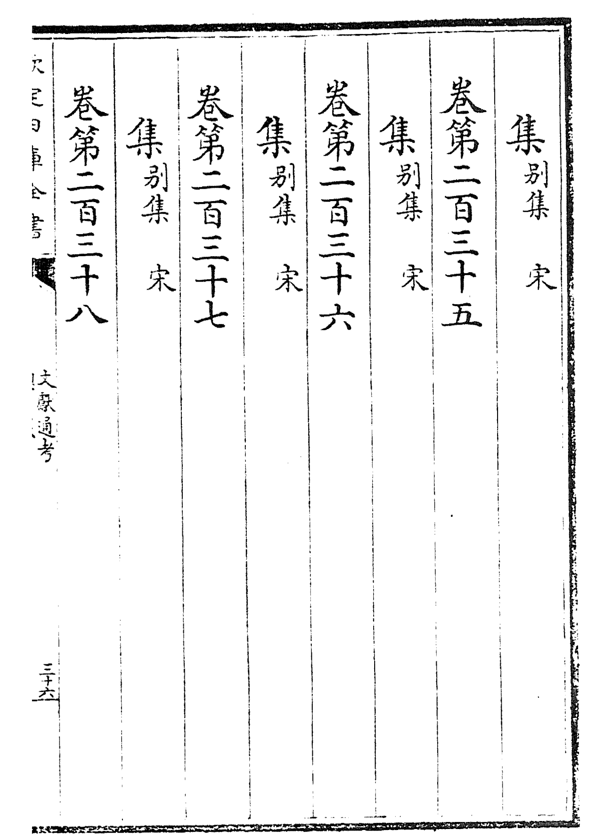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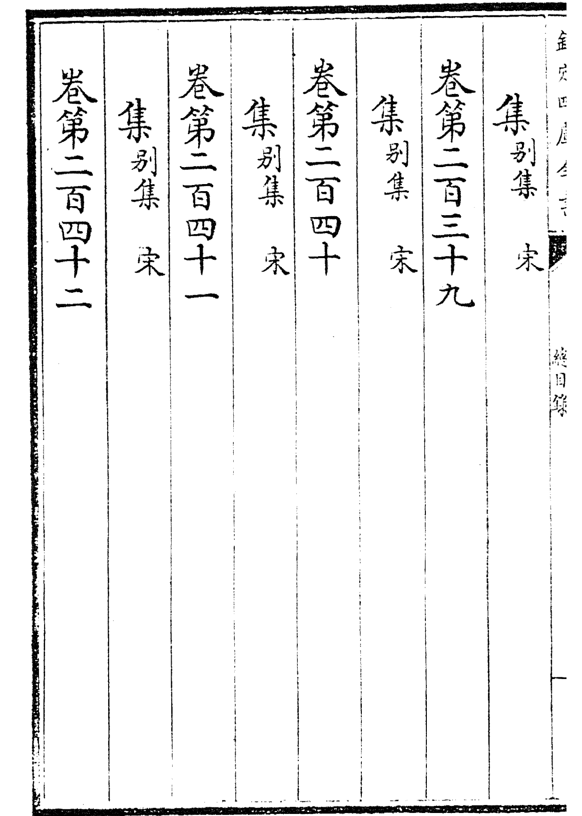
集別集　唐

卷第二百三十三

集別集　五代至宋

卷第二百三十四





集詩集 覩至唐

卷第二百四十三

集詩集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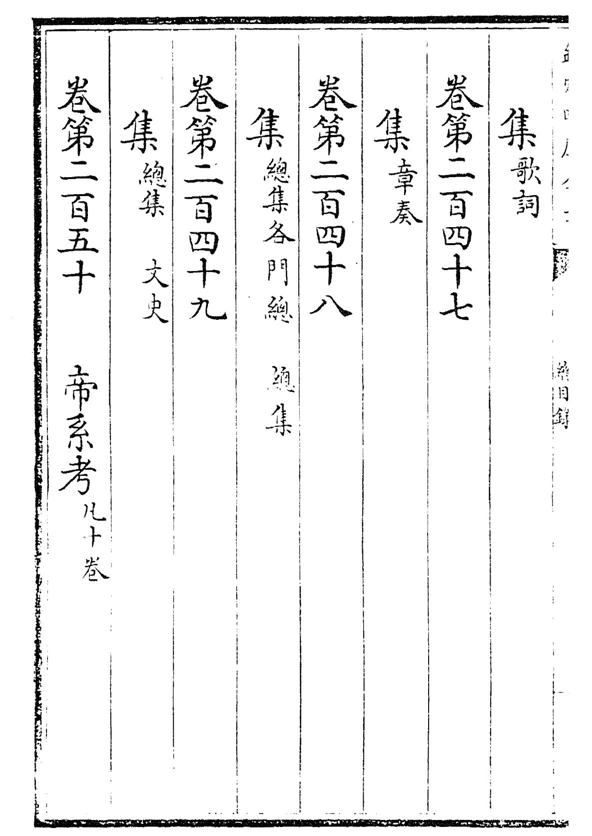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四十四

集詩集 宋

卷第二百四十五

集詩集 宋

卷第二百四十六



集 歌詞

卷第二百四十七

集 章奏

卷第二百四十八

集 總集各門總 總集

卷第二百四十九

集 總集 文史

卷第二百五十

帝系考 凡十卷

帝號歷年

卷第二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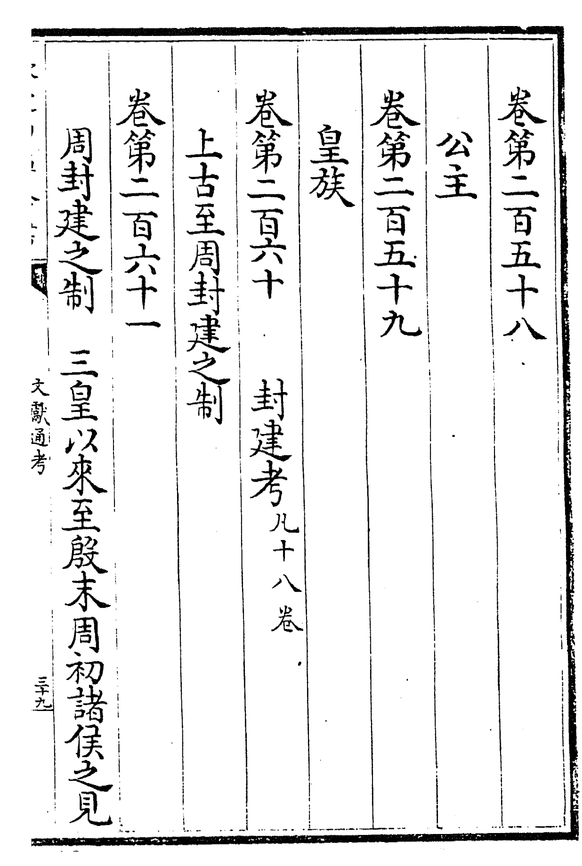
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 母后臨朝稱制及推尊私親父母附 有虞至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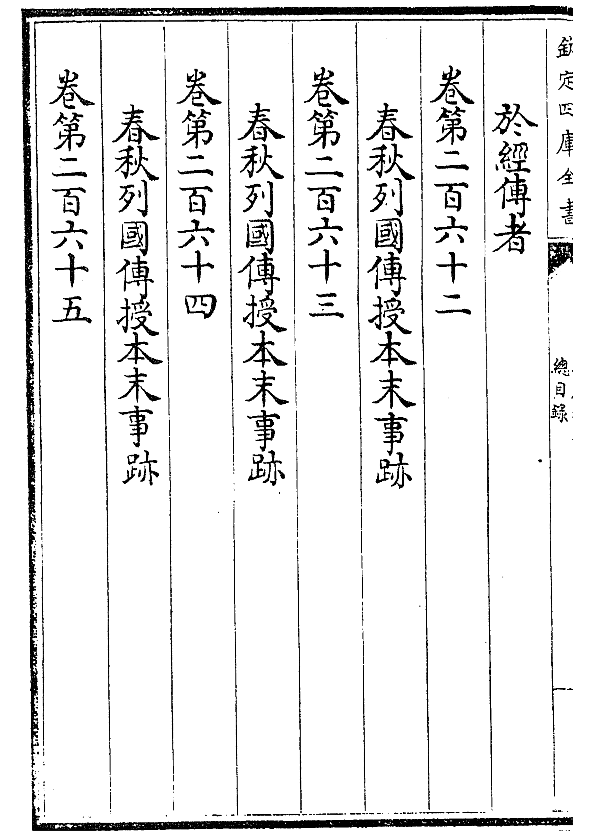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五十二

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 唐至宋

卷第二百五十三

后妃 黃帝至晉 皇太子妃及後宮 冊后妃及冊太子妃禮儀





於經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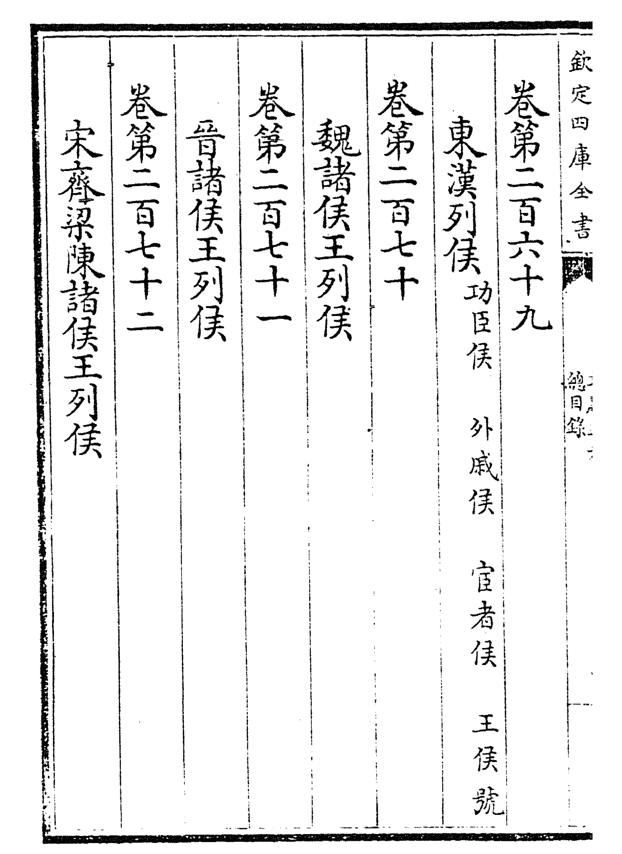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六十二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跡

卷第二百六十三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跡

卷第二百六十四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跡

卷第二百六十五

秦楚之際諸侯王　西漢異姓諸侯王　西漢同
姓皇子諸侯王
卷第二百六十六
西漢王子侯
卷第二百六十七
西漢功臣侯　西漢外戚恩澤侯
卷第二百六十八
東漢王侯



卷第二百七十三

後魏諸侯王列侯

卷第二百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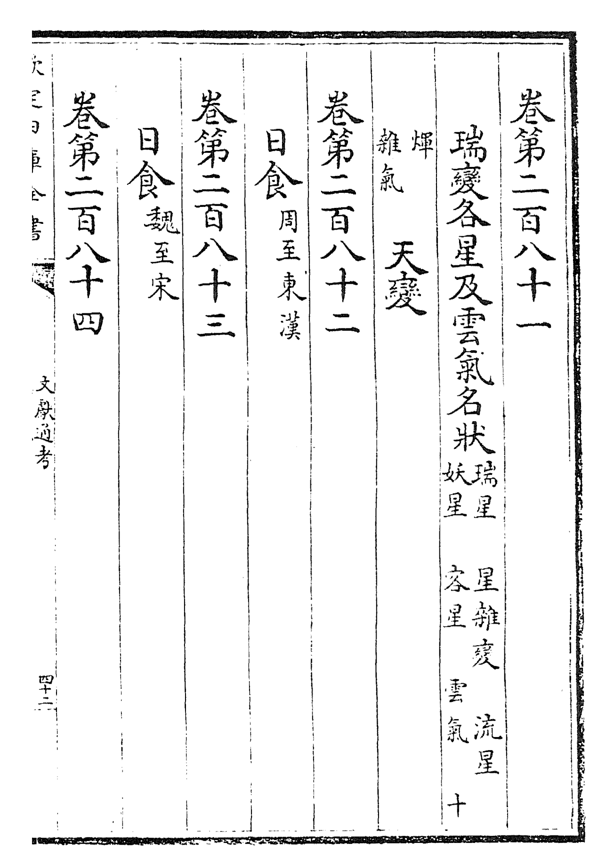
齊周隋諸侯王列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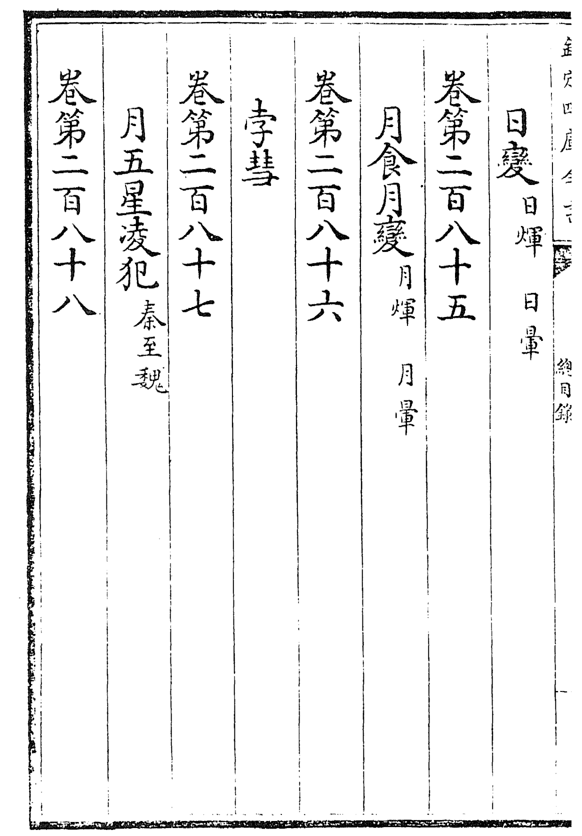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七十五

唐諸王

卷第二百七十六

唐諸王　唐天寶以後藩鎮　唐末藩鎮





月五星凌犯晉至隋

卷第二百八十九

月五星凌犯月犯五緯　唐至宋英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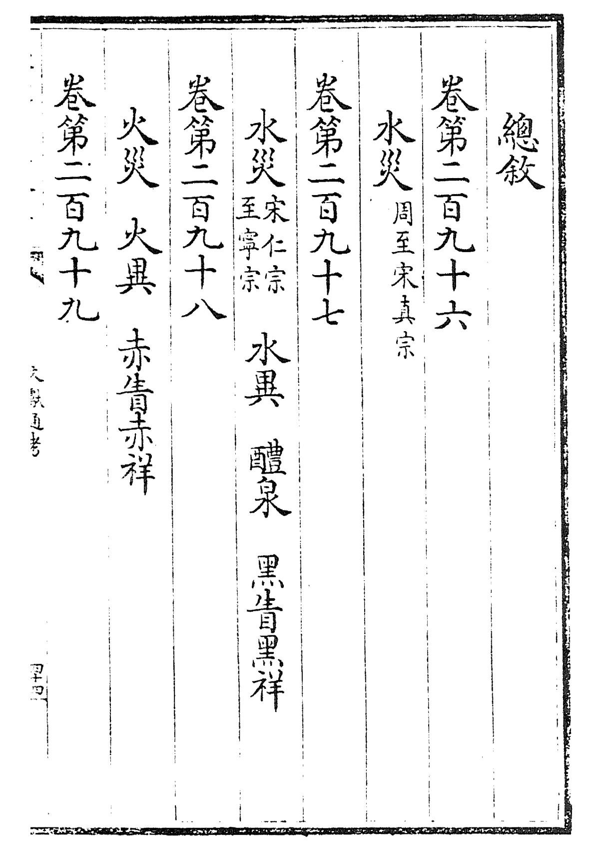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九十

月五星凌犯月犯五緯　宋神宗至寧宗　雜星變

卷第二百九十一

流星星隕周至宋眞宗

卷第二百九十二



總敘

祥

卷第三百三

恒雨　甘露　天雨異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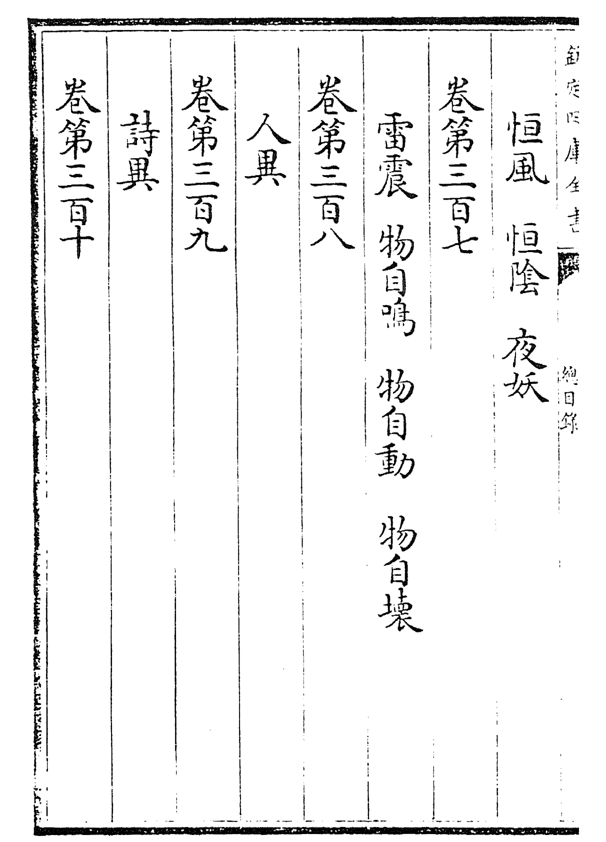
卷第三百四

恒暘　恒燠

卷第三百五

恒寒　雹　木氷　氷花

卷第三百六



訛言　服妖　射妖

卷第三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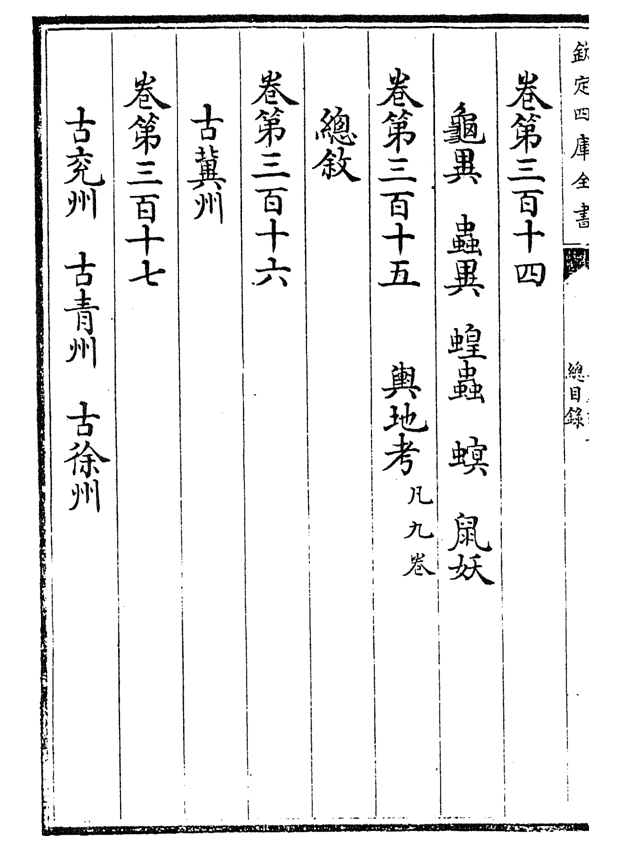
毛蟲之異　麒麟騶虞　馬異　牛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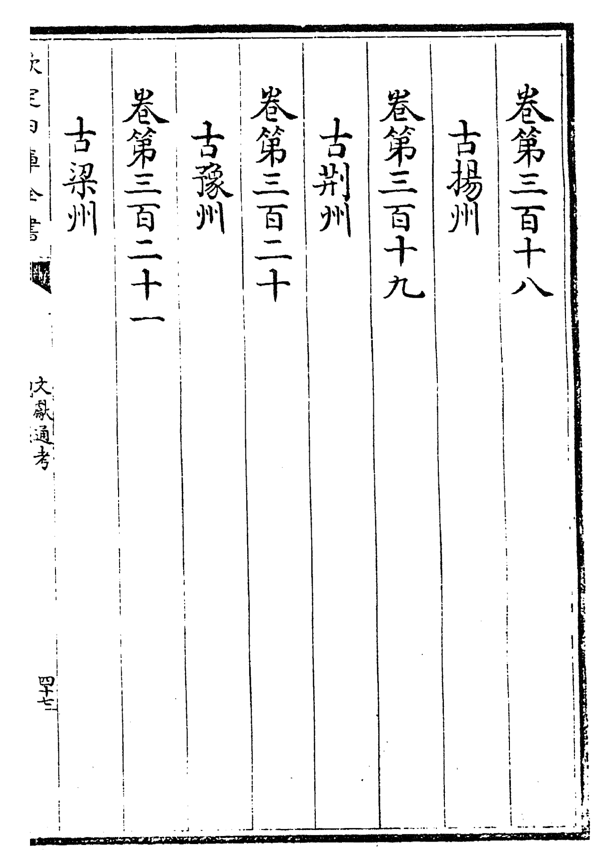
卷第三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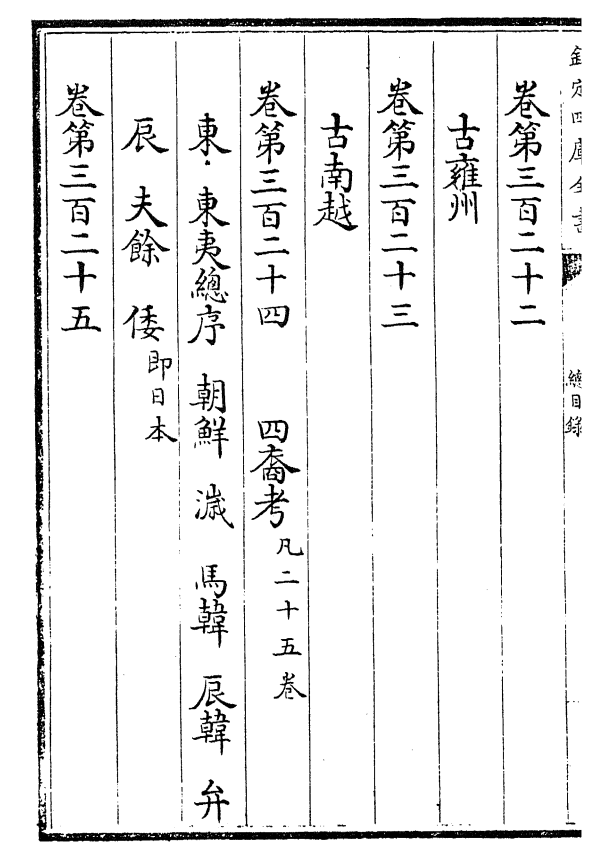
豕禍　羊禍　犬異　下體生上之痾　羽蟲之異

卷第三百十三

鳳凰　雞禍　龍蛇之異　魚異







南 盤瓠種 廩君種 板楯蠻 南平蠻 東
謝 西趙 牂牁 充州 獠
卷第三百二十九
夜郎國 滇 邛都 筰都 冉駹 附國 哀
牢 南詔
卷第三百三十
驃國 西原蠻 焦僥國 撣國 兩爨蠻 松
外諸蠻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

赤口濮　黑僰濮　交趾

卷第三百三十一

南丹州蠻　撫水蠻　黎峒　海南序略　黃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陀利

狼牙修國　婆利國　槃槃　赤土國

卷第三百三十二

眞臘　羅刹　投和　闍婆　阿羅陁　呵羅單

婆皇　婆達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刺

卷第三百三十五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　大勃律　箇失密　骨咄　蘇毗　沙州　西夏

卷第三百三十六

西域總序　樓蘭即鄯善　且末　扜彌　車師前後王即高昌　龜兹　且彌　焉耆

卷第三百三十七

于闐　疎勒　烏孫　姑墨　温宿　烏秅　難

兜　大宛　莎車　罽賓　吐呼羅　拔豆　謝颶帆延石汗那附　識匿似沒役槃俱蜜護蜜附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卷第三百三十八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康居安者東安附　鏺汗　米國　烏那遏國　穆國　曹國東曹西曹中曹附　何國　史國　奄蔡　滑國匜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附　曰題　嚈噠　鉢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陀

挹怛同　天竺　摩揭它那揭烏荼大食章求拔悉立附　車離

獅子國　高附

卷第三百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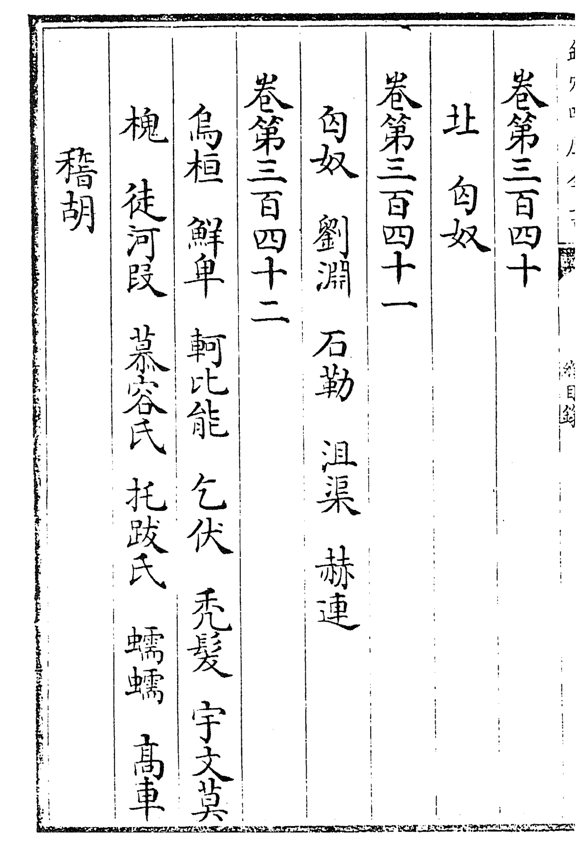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

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波斯　悅般　伏盧

尼　朱俱波　渴槃陀　粟弋　阿鉤羌　副貨

疊伏羅　石國　東女　西女　吐火羅　劫

國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拂菻　邈黎



卷第三百四十

卷第三百四十一

卷第三百四十二

卷第三百四十三

突厥上 突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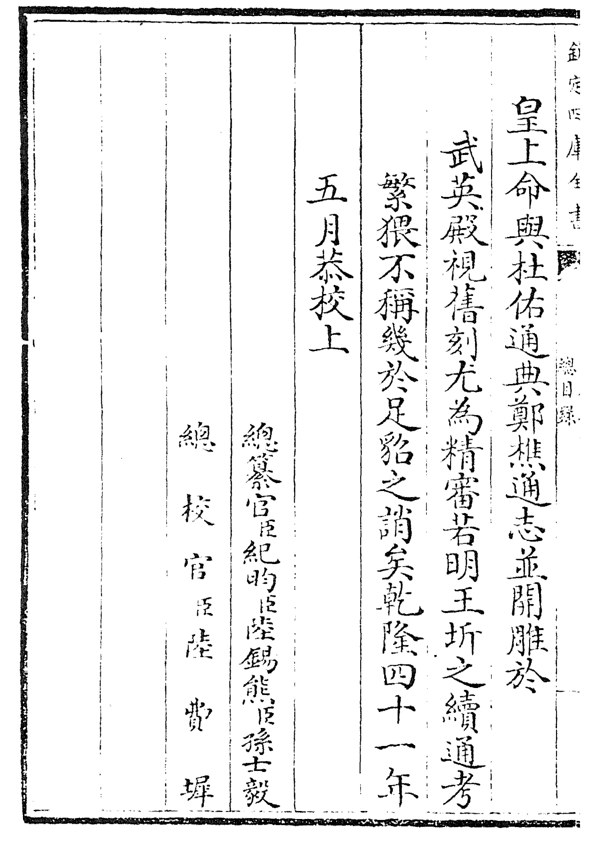
卷第三百四十四

突厥下 鐵勒 薛延陁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跌 契苾羽 鞠國 俞析 大漠 白霫 庫莫奚

卷第三百四十五

契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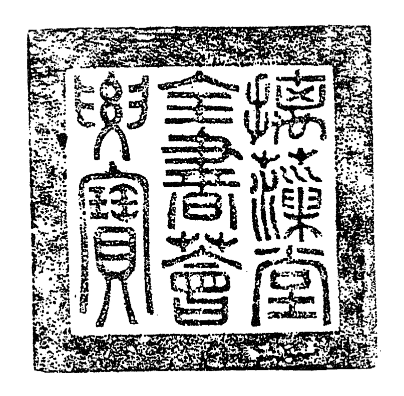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馬端臨繼杜佑通典而作通典於歷代因革之故粲然詳備端臨病其節目去取猶有未盡因上本經史參之歷代會要百家傳記以及臣僚奏疏諸儒評論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門分類别或續或補可謂廣博矣端臨爲宰相廷鸞子隱居著書宋元史皆不爲立傳他著述亦無聞而是書特足千古我



皇上命與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並開雕於
武英殿視舊刻尤為精審若明王圻之續通考
繁猥不稱幾於足貂之誚矣乾隆四十一年
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于黄裳